

维吾尔语的后置词类型学特点

王波

昌吉学院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3年4月19日; 录用日期: 2023年6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3年6月30日

摘要

本文以Greenberg总结的45条人类自然语言语序共性规律中与语序相关的共性规律为尺度, 分析了维吾尔语的语序类型学特点。文章认为维吾尔语没有前置词, 主要以后置词为主, 和少量的框式介词。并论述了介词和格之间的蕴含共性。

关键词

维吾尔语, 后置词, 框式介词

Typological Features of Postposition in Uyghur

Bo Wa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Changji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 19th, 2023; accepted: Jun. 20th, 2023; published: Jun. 30th, 2023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Uyghur word order based on the common rules related to word order in 45 common rules of human natural language word order summarized by Greenberg.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Uyghur has no prepositions in Uyghur language, but mainly postpositions and a small number of circumpositions, and discussed the implication universals between prepositions and cases.

Keywords

Uyghur, Postposition, Circumposi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维吾尔语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重要语言之一，在形态结构上属于黏着语，分中心、和田、罗布三个方言。介词一般分为前置介词、后置介词，框式介词。程试(1977)认为不能把维吾尔语的“后置词”与汉语的“介词”划等号[1]，为名词性后置词。因此本文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旨在对维吾尔语的后置词进行描写与分类。

2. 维吾尔语的语序类型

维吾尔语属于相对灵活语序类型的语言。综合现有的研究结合我们的观察，认为维吾尔语为 SOV 型语言，但维吾尔语兼有 S、V、O 三个成分六种逻辑可能的语序类型，属于相对灵活语序类型。以汉语“他读书。”一句为例，män kitapni oquymän. (SOV) män oquymän kitapni. (SVO) kitapni män oquymän. (OSV) kitapni oquymän män. (OVS) oquymän män kitapni. (VSO) oquymän kitapni män. (VOS)。维吾尔语中该句有六种语序排列。鉴于这种关系，在讨论介词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维吾尔语的语序类型，即主语 (Subject)、动词 (Verb) 和宾语 (Object) 的语序。我们根据 Greenberg 的 45 条共性规律以及和 Haspelmath (2006)、Dryer (1992, 2008) [2] [3] 所做的总结中，有 15 条与语序现象 OV 和 VO 语言相关[4]。笔者选用这 15 条与基本语序相关的蕴含共性对维吾尔语的语序类型进行逐一考察，是否符合这些共性，证明维吾尔语是否以 SOV 型语序为基本语序。

1) 考察介词的位置选择，维吾尔语没有前置词，主要以后置词为主，因此倾向于 OV 语序，如例(1)介词 *üçün* 在名词 *wätän* 的后面。例如：

(1) *biz wätänüçün yaxşı öginişimiz keräk.* (我们应该为祖国好好学习。)

2) 考察介词短语与动词的语序，在维吾尔语中，主要以后置词为主，后置词短语出现在动词之前，语序类型 PP + V，因此倾向于 OV 型语言类型特征。如例(2)介词短语 *märiyämlärbilän* 在动词 *sözläştim* 的后面。例如：

(2) *män märiyämlärbilän uyğurçäsözläştim.* (我跟玛丽亚他们用维语交流。)

3) 考察比较句的结构，维吾尔语比较句组配模式为“比较基准 + 形容词”，形容词 *egiz* 在比较基准 *u* 之后的，通常使用从格“*din*”充当差比句中的比较标记，其语序符合语言类型学中后置词语言的特征，倾向于 OV 语序的特点。如例句：

(3) *män uniñdin egiz.* (我比他高。)

4) 考察方式副词与动词的位置，方式副词表示行为动作的方式、状态，手段的副词，在维吾尔语中称为情态副词或状况副词，表达的术语不同，核心概念相同，一般都是做状语修饰动词或动词性短语。维吾尔语的方式副词位置的组配模式为：方式副词 + 动词，方式副词 *aldırap-tenäp* 前置置于动词 *kätti* 作状语，倾向为 OV 语言。如例句：

(4) *u aldırap-tenäp qäçip kätti.* (他急急忙忙地跑了。)

5) 考察关系从句和名词的语序，关系从句是一种修饰名词短语 NP 的从句。维吾尔语缺乏关系代词或者关系副词等连接手段，一般使用形动词词缀 *gän*，维吾尔语关系从句的位置为“关系从句 + 名词”，关系从句 *bügün yeñi kalgän* 在前修饰中心名词 *muällim*，属于关系从句中心语后置语言，符合 OV 型语言

的特性。如例句：

(5) *bügün yeñi kalgän muällim.* (今天新来的老师。)

6) 考察领属成分与名词的语序，维吾尔语该句法位置的组配关系，领属成分在名词前限定，语序为“领属成分 + 名词”，如例句(6)领属成分 *biz* 前置于中心名词 *mäqsät*，领属标记为 *niñ* 作为联系项，这与日语助词“の”一样，(私たちの目的)处于被联系成分 *biz*，*私たち*和 *mäqsät*，目的之间，符合 *Dik* 的联系项理论。根据 *Greenberg* 第 5 条语言共性，即：如果省略领属成分，也可以通过被限定语领属性的人称词尾判断。如果一种语言以 *SOV* 为优势语序，并且领属语后置于核心名词，那么形容词也后置于核心名词[5]。发现领属成分与名词之间的句法位置的组配关系蕴含形容词和名词之间的组配关系，维吾尔形容词在前修饰名词，如例(7)形容词 *çirayliq* 前置于名词 *qiz*。满足这条共性，倾向于 *OV* 型语言。

(6) *bizniñ mäqsitimiz* (我们的目的)

(7) *u çirayliq qiz.* (漂亮的女孩)

7) 考察冠词和名词的语序，汉语中“这/那”已经定冠词化[6]，我们可以类比着进行比较。否则该标准缺失。维吾尔语没有冠词，假如笔者将维吾尔语指示代词近指“这”和远指“一”等类比为冠词，则维吾尔语中这两个成分必须在名词之前，笔者未发现在名词之后的例子，如例句(8)(9) *bu*, *heliqi* 都在前分别限定名词 *uyğurça kitap*, *adäm*。在该参项上，“冠词 + 名词”语序是 *VO* 型语言的结构配置关系，不符合此语言共性。

(8) *bu uyğurça kitap ikän.* (这是一本维语书。)

(9) *heliqi adäm yänä kaldi.* (那个人又来了。)

8) 考察复数词和名词的语序。维吾尔语没有单独的词汇表示复数词类，表示数的语法形态总是复数加标记，即一般在名词词尾后加表示复数的附加成分 *lar* 和 *lär*，因此该项标准缺失，在维吾尔语中忽略不计。

9) 考察 *want* 类动词的位置关系，在维吾尔语中 *want* 类动词表达较丰富，主要通过由 *maq/mäq* 动名词结合附加成分 *çi* 组成的目的动词(如：*y*)与在动词词干后加 *q u/gü* 等附加成分和 *bar* (有)构成能愿式动词，以及直接表示 *want* 类动词的词汇(如：*oylimaq*, *xiyal qilmaq*)。此处讨论 *want* 动词和实义动词之间的语序，即：主要动词和助动词的语序，但是 *oylimaq* 等直接表示 *want* 类动词的词汇后不能在跟动词，为主要动词，而没有起到助动词的作用，如例句 *män uni oylap qaldim.* (我想到他了。)，动词 *oylap* 前是名词 *u*。维吾尔语 *want* 类动词句法组配模式为：动词 + *want*，如例(10)动词 *naxşa eyt*-在实义动词 *qum bar* 之前，倾向于 *VO* 语言。

(10) *miniñ naxşa eytqum bar.* (我想唱歌。)

10) 考察时体助动词的位置，在维吾尔语中有表达动词的“时”和“体”的语法范畴，都是通过一定的语法手段来实现。维吾尔语表达时间概念主要在动词词干后缀接表示相应的时态附加成分，分为过去式、现在式、现在将来时三种。维吾尔语表达“体”的概念主要通过词的内部形态和借助于助动词来实现的外部形态表示“体”的语法意义，即以后缀形式依附在主要动词或助动词上，根据语法意义可分为持续体、重复体、尝试体、反身体、为他体、瞬时体、完成体、进行体等八种[7]。例句(11)动词 *ye*-后加存现过去时后缀“*gän*”，例句(12)动词 *yardäm bär*-后加重复体后缀“*käl-*”维吾尔语的时 - 体表达都采用后缀，维吾尔语的时体助动词编码类型为：动词 + 时体助动词，因此维吾尔语时体助动词组配上倾向于 *OV* 型语言。

(11) *sämät atuşniñ änjürini yegän.* (赛买提吃过阿图什的无花果。)

(12) *ular bizgä yardäm berip kaldi.* (他们一直在帮助我们。)

11) 考察否定助动词和动词短语的语序，在维吾尔语中，有否定词 *ämäs*, *yoq* 和 *yaq*，但是和动词不

发生语义关系, 如 *män oquğuçi ämäs*. (我不是学生。)维吾尔语中没有否定助动词, 而表达动词的否定形式在动词主干后接动词否定后缀成分。如例句(13)动词 *oqu-* 后缀接否定成分 *ma*。维吾尔语表达动词的否定虽缺失否定助动词, 但是否定后缀和动词短语具有发生学的关系, 从这点上来说, 笔者支持此项语序关系与维吾尔语有关。维吾尔语的否定助动词与动词编码类型为: 动词+否定助动词, 维吾尔语在该参项上倾向于 *OV*。

(13) *bügün män kitap oqumaymän*. (今天我不读书。)

12) 考察系词和形容词。维吾尔语的形容词谓语和主语之间不需要系动词。如 *u bäk kelişkän*. (他非常帅气。)因此本问题与维吾尔语无关, 该标准缺失。

13) 考察标句词和句子的语序, 维吾尔语没有标句词, 此语序的观察本文可以忽略, 所以该标准缺失。

14) 考察句子与疑问标记的语序, 表示维吾尔语疑问句标记有疑问语气词 *mu*, *ma*, *çü*, *ğu*, *qu*, *du*, *hä*, *tu* 和疑问代词 *kim*, *nemä*, *qandaq*, *qaysi*, *qaçan*, *qañä*, *näççä*, *qañinçi*, *qäyär* 等。维吾尔语的疑问语气词都出现在句子之后。绝大多数在陈述句的句尾后加上疑问语气词“*mu*, *ma*, *çü*”等都能构成一个一般疑问句。维吾尔语的疑问代词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有句首、句中和句尾。疑问代词分布在句首一般句前缺少了主语, 如 *qaçan ketimiz?* (我们什么时候走?) 缺失主语“*biz*”, 造成疑问代词 *qaçan* 分布在句首, 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口语。疑问代词位于句中, 如 *siz beyjiñdin qaçan qaytip kälidiniz?* (你是什么时候从北京回来的?) 此句法组配倾向讨论和句子之间的语序问题, *qaçan* 分布在句中, 将整个句子割裂成不同的词语, 不在此考察范围之内。疑问代词位于句尾居多, 如例(14) *nemä*, 例(15) *qaysi* 都在整个句子的末尾。综合以上, 维吾尔语句子与疑问标记的句法组配倾向为: 句子 + 疑问标记, 倾向于 *OV* 语言型。

(14) *bäxt degän nemä?* (什么是幸福?)

(15) *silärniñ sinipiñlar qaysi?* (哪个是你们的教室?)

15) 考察副词性从属连词的语序, 维吾尔语副词性分句中所使用的从属连词有 *şuñğa*, *şuniñ üçün* (所以, 因此) *çünki*, *bolğaçqa* (因为), *ägär* (如果), *täqdirdä* (即使), *mubada* (要是), *gärçä* (虽然), *biräq*, *lekin* (但是)等。维吾尔语副词性从属连词可以后置于和前置于分句。如例句(16) *bolğaçqa* 后置于一分句, 例句(17) *şuñğa* 前置于一分句。因此维吾尔语的副词性从属连词位置的组配模式为: 句子 + 副词性从属连词和副词性从属连词+ 句子, 维吾尔语表现为它具有 *VO-OV* 混合型语序的特征。

(16) *yol yiraq bolğaçqa, maşinida olturuşmiz keräk*. (因为路途遥远, 所以需要乘车去。)

(17) *aptobus toxtap qaldi, şuñğa kelälmidim*. (公共汽车收车了, 所以我没能来。)

本节讨论了 15 种句法组配关系, 我们可以得出 9 项标准完全倾向于 *OV* 型语序组合, 1 项标准则是 *OV* 型和 *VO* 型语言兼有的, 另外有 2 种倾向于 *VO* 型语言特点, 有 3 项语序组合标准为缺失项。因此, 从以上句法组配倾向性上来看, 除去 3 项缺失项, *OV* 型语序占比 15 种语序组合的四分之三, 说明维吾尔语属于一种较为典型的 *OV* 型语序类型语言, 以可以说明 *SOV* 型语序为基本语序, 维吾尔语在类型上与 *OV* 型语言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与人类语言共性相符合。

3. 维吾尔语的后置词

维吾尔语介词可以分为后置词和框式介词两种。维吾尔语没有前置词。主要是以后置词为主, 是后置词发达型语言。根据 Dryer 以 *V* 和 *O* 的语序为核心参与 *PP* (介词短语) 的类型学模型中, 得出维吾尔语介词短语都在动词前, 这是绝对的蕴含共性。维吾尔语后置词极其丰富, 数量众多, 主要有 *bilän* (同, 和, 跟), *üçün* (为了), *arqiliq* (通过, 用), *boiäç* (按照), *nisbätän* (相比), *täripidin* (被), *başqa* (除外, 以

外)等。

3.1. toğruluq

维吾尔语表示行为动作所涉及的内容范围的后置词，可以用多种词汇来表示，语义较广泛，例如 toğruluq, häqqidä, toğrisida, häqtä, ait, qarita 等，他们彼此之间用法相同，可以相互替换，如例句(18)(19)。可见维吾尔语后置词多词身兼普通话一词的现象，一义多词说明后置词是极其发达，语法化程度较高。维吾尔语中表示“关于，对于”的语义不仅可以使用后置词表达，还可以使用向格加 munasiwätlik，如例句(20)。后置词一般与名词或相当于名词性质的短语搭配。维吾尔语后置词可以和名词搭配，还可以与代词组合构成介词短语。如(21) bu (这个)与后置词 häqtä 搭配形成介词短语，bu 后省略了 iş，若补充完整省略的成分其实也是具有名词性作用，代词宾语的可识别程度较高，代词比虚词的可识别程度更高，有更大的前置倾向，那么代词 bu 在整个句首也是顺理成章的。维吾尔语“关于”的多种表达形式都是以“介词短语+动词”的语序类型，是绝对优势有序，也是此结构的唯一编码组合方式。

(18) biz oqutuşusul toğruluq özara pikir almaşturduq. (关于教学方法，我们互相交换了意见。)

(19) bu мәsilätöğrisida meniñ közqarişim başqıçä. (对这个问题，我另有主张。)

(20) uniñğa munasiwätlik hekayilärbäk köp. (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

(21) bu häqtä siz bilän sözläşmäkçi bolup turattim. (关于这事儿，我准备和你谈谈。)

3.2. bilän

维吾尔语语言后置词 bilän 在虚词中运用广泛，活跃性程度高，功能较多，主要附着在名词之后，作状语引出兼具表示工具，凭借，相互进行的行为动作，原因，时间，途径，状态，等 7 大功能。

(22) biz paytäxittin ayropilan bilän kälduq. (我们乘飞机从首都来。)

(23) muşu saqiliniz bilän şundaq bimänä gäpnimu qilamsiz. (凭你这一把年龄，还说这种胡话?)

(24) män dadam bilän körüştüm. (我同父亲见了面。)

(25) män dadamniñ tuğulğan küni munasiwiti bilän ziyapät ötküzdüm. (为庆祝父亲的生日，我举行了家宴。)

(26) akam çüş bilän öygä qaytidu. (我哥哥中午才回家。)

(27) u arqa yol bilän yügürüp kätti. (他沿着小巷跑了。)

(28) u zoq-şoq bilän sözläp kätti. (他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

后置词 bilän 和大多数语言一样具有“连词”角色，如(我最喜欢数学和物理。)

3.3. “eytqanda”

维吾尔语“eytqanda”，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后置词，但作为虚词功能多样，不能单用，只能附与后置词搭配，一般与表示行为依据的后置词“asasän, boyıçä, nisbätän, üçün”结合成后置复合词形式分别表示普通话框式介词“按照……来说，对……来说，就……而言”。后置词“asasän, boyıçä, nisbätän”可以相互替换，不改变原句的语义，但是后置词 asasän 和 nisbätän 前附加名词性词语需要与向格搭配。普通话框式介词“按照……来”和“按照……来说”表达的语义并无差别，但在维吾尔语“按照……来”不需要加后置词“eytqanda”，如“meniñxatiräm boyıçä yezij. (按照我的笔记来写。)”。

(29) uniñ täjribisigä asasän eytqanda, buniñda mäslä yoq. (按照他的经验来说，这是没有问题。)

(30) maña nisbätän eytqanda, bu toğra. (对我来说，这是对的。)

(31) tamaq etiş üçün eytqanda, u anisiğa yätmäydu. (就做饭而言，她远远不如她的母亲。)

普通话绝大多数框式介词在维吾尔语中的表达都使用后置复合词，后置复合词构成形式主要由两个后置词组合，或第一个可以不使用后置词，而用格的形式来表达，如例句(32)“din qariğanda”后置复合词中第一个使用了从格 *din*，表示“从……来看”。综合以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1、维吾尔语后置复合词都处于前一个分句的末尾，符合 Dik 的联系项理论[8]，比如例句(29)后置复合词 *asasän eytqanda* 作为联系项正好处于 *uniñ täjribisi* 和 *buniñda mäslä yoq* 两个分句之间，并且在前一分句的边缘位置上。2、维吾尔语后置复合词在动词之前，属于动前后置词，编码类型为：PP + V。

(32) *muällimniñ uniñğa bolğan pozitiyisidin qariğanda, u xatalıq ötküzg än boluşi mumkin.* (从老师对他的态度来看，他可能犯了错误。)

框式介词一般是前置词与后置词单位搭配而构成的。如“在……上，自起”，但在维吾尔语中没有前置词，除了后置词以外，笔者认为维吾尔语也有所谓的框式介词，只是概念更加广泛，语法化程度更高，如“*xuddi.....oxşaş, goya.....oxşaş*”相当于普通话“像……一样”，如例(33)要在 *oxşaş* 介引的名词 *gül* 后加向格。“*xuddi*”可以省略，可加可不加，但第二个后置词“*oxşaş*”不能省略，很显示这时候第二个后置词“*oxşaş*”处于喻体和谓语的居中位置，起到联系项的作用。维吾尔语不能说“*u xuddi gülgäçiraylıq.*”的用法，“*goya*”和“*xuddi*”的用法是一样的，两者通常可以相互替换，我们发现维吾尔语框式介词中，如果只单靠一个后置词来介引，第二个后置词则绝不能省略。“像……一样”也可以使用相似格，“*xuddi.....däk*”，如“*u xuddi güldäk çiraylıq.*”。“*oxşaş*”还可以单独使用，如“*momamniñ mijäzi yoq, zuqum bolup qalğan oxşaydu.* (奶奶身体不舒服，可能是感冒了)”，为语气副词，若我们把“*xuddi*”看作助动词，则在主要动词之后，语序为：V + *oxşaş*，其顺序正好与汉语相反，呈镜像状态。

(33) *u xuddi gülgä oxşaşçiraylıq.* (她像花儿一样美丽。)

(34) *u goya apamğaoxşaş işçan.* (她像妈妈一样勤劳。)

普通话框式介词“从……到”在维吾尔语中使用两个格共现构成框式结构，第二个格可以用界限格和向格，如：“*din.....ğičä, din.....ğa*”例句(35)都在名词之后，和表处所的名词连用。我们再来看看“从……到”在其他语言的情况，例如：

(35) *beyçiñdin şänduñğičä jämiy töt saat poyızda olturdum.* (从北京到山东一共坐了 4 个小时的火车。)

(36) *män 83- yilidin 87- yiliğičä beyçiñda oquğan.* (我从 83 年到 87 年在北京学习。)

日语：駅から学校までどの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从车站到学校需要多长时间？私は午前 9 時から午後 5 時まで働いています。我工作到早上 9 点到下午 5 点。

土耳其语：Ben geçen ay Pekin`den Şanghai avardım. (我上个月从北京到上海。)

Ben dokuzdan beşekadar çalışıyorum. (我从九点到五点工作。)

英语：I work from nine to five.

I went 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last month.

蒙古语：bidəgərə sara bəldziñətfəşəñxai du xurbe.

(我上个月从北京到上海。)

bi jisun tʃag ətfətabuntʃagbəltalaadzillana.

(我从九点到五点工作。)

通过以上跨语言的比较我们观察到“从……到”是一种固定的语义搭配框式介词，虽然前后介词大多数都能够单独使用，但为框式结构两个介词中的任意一个都必须同时共现存在，缺一不可，并且都具有“时间 - 方所”这样的多功能模式，这可能是人类语言的共性。我们知道 SOV 型语言蕴含后置词，SVO 型语言蕴含前置词。框式结构中的两个虚词语序都符合此语言蕴含共性，并无乱序的现象。维吾尔语框式结构数量较少，但也是一种语言事实应当值得注意。

4. 格与介词的类型学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维吾尔语后置词和格之间在语义之间彼此可以相互代替，在上面我们提到维吾尔语后置词“bilän”功能丰富，主要兼具表示工具，凭借，相互进行的行为动作，原因，时间，途径，状态，等7大功能。而表示行为动作的起点或者来源的从格“din”也具有后置词“bilän”相同的功能附着在名词之后充当句子的状语，一个形式对应于多个语义角色，表示行为发生的时间，心理或行为动作的某种状态，原因，行为所凭借的工具以及表示比较的语义，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例如：u bögündin başlap xizmät qilidu. (他从今天开始工作。) u yalğandin uxliwaptu. (他在装睡。) dadam kesäldin öldi. (我父亲因病而死。) bu yağaçtin yasalğan. (这是用木头做的。) män sizdin egiz. (我比你高。)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维吾尔语格和后置词关系紧密，用法上具有很多相似之处。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9]，事实上笔者发现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格与后置词也具有类似关系，我们通过以下的语言，笔者采用蕴含共性的基本表达方式：某语言中有现象 x 就必然有现象 y。关于后置词和格类型学关系，提出下面的蕴含共性：

(1) 如果一种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使用后置词，那么格也总是在名词或其名词作用的词语之后。

(2) 如果一种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并且当表示语法关系时，格和介词的排列顺序，它们总以(格 + 介词)语序出现。

维吾尔语：män din başqa heçkim bu yärgä kälmäydu.

名词 - 从格 - 除了(后)

除了我以外，谁也不到这儿来。

撒拉语：balalarajed-deojnabər. 孩子们在院子里玩。

院子 - 位格

igijil-denilisen Gadaotbər. 两年前你住在哪里？

年 - 从格

蒙古语：xuuxəd-uudbæedšiq-djabän. 孩子们到北京去。

北京 - 位格

bidsörgöuldzögabdžee. 我们向学校走去了。

学校 向(后)

鄂伦春语：dəjikələkin-nidzuuləndəwənaŋfaa.

姐姐 - 领格

许多小鸟落在姐姐的房子上。

西部裕固语：fyefo-nənderekder xosə bezəp dro.

学校 - 领格

学校的树木全部长大。

达斡尔语：fiidzan-aarwaabai fiijəə? 你用碱洗吗？

碱 - 造格

biifam-illtoləŋirsəŋ. 我为你而来。

你 - (属 - 宾格)为(后)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以上两个蕴含共性是一种绝对倾向性，并且属于非蕴含共性，是阿尔泰语系普遍具有的共性。似乎这两条语言共性是大多数母语习得者所知道的道理，似乎没有必要去描写，但是语言共性就是从这些人人为知以及最基础的描写来开始，这样方便其他学者对此语言的学习以及掌

握该语言类型的特点，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些最基本的共性。

5. 结语

维吾尔语没有前置词、有后置词和框式介词。从数量上以及用法来看，后置词的数量是最多的。普通话的“框式介词”在维吾尔语中主要是以后置词和后置复合词为主，框式介词数量极其少，主要由两个后置词或者两个格共现构成框式结构形式。综合以上，维吾尔语是后置词发达的方言，而且从语言类型学的 45 条人类自然语言语序共性规律中角度看，维吾尔语大致与人类语言共性相符，并无出格表现。这些后置词和维吾尔语方言的语序类型具有高度的和谐性。维吾尔语虽语序灵活多样，却是非常典型的 SVO 方言。

参考文献

- [1] 程斌. 现代维吾尔语的名词性后置词范畴[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7(Z1): 83.
- [2] Dreyer, M.S. (1992) The Greenbergian Word Order Correlations. *Language*, **68**, 81-138.
<https://doi.org/10.2307/416370>
- [3] Dryer, M.S. (2008) The Branching Direction Theory Revisited. In Scalise, S., Magni, E., Bisetto, A., Eds., *Universals of Language Today*, Springer, Berlin, 185-207.
<http://linguistics.buffalo.edu/people/faculty/dryer/dryer/DryerBDTrevisited.pdf>
- [4] 金立鑫, 于秀金. 从与 OV-VO 相关和不相关参项考察普通话的语序类型[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2, 35(2):22-29
- [5] Greenberg, J.H., 陆丙甫, 陆致极. 某些主要跟语序有关的语法共性[J]. 国外语言学, 1984(2): 47.
- [6] 胡邦岳. “这”和“那”的冠词化[J]. 汉语学习, 2021(1): 36-46.
- [7] 易坤琇, 高士杰. 维吾尔语语法[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8.
- [8] 刘丹青. 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9] 陈新义. 中国阿尔泰语系的语序类型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2.